

和平兵

下册

苏世勇 ● 著

远方出版社



主编：殷海涛

远方出版社

和平兵

苏世勇 著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封面设计:马贵华

云之南音乐文化丛书(共十册)

主 编	殷海涛
出 版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	010010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云南新闻图片社印刷厂
版 次	2003 年 4 月第 1 版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印 张	65
字 数	1640 千
印 数	1—2000 册
标准书号	ISBN 7—80595—167—5/I·71
定 价	180 元 (本书共分上、下两册,本册 18 元)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卷首语：

凡过去的事，便成了历史。
无论对它感到自豪或是扼腕
叹息。

第九章 战事迭起

武斗在升级,“第二次武斗高潮”已经形成。昆明东郊、西效、北效以及火车南站尤为突出。解放军制止武斗已成杯水车薪了,虽无多大建树,仍然不懈地努力着。“造反派忙死了,解放军急死了,走资派乐死了。”然而“走资派”在哪里活动?是如何活动的?不得而知。

七月二十日武汉陈再道“兵变”事件,上级专门作了传达,指出是“支一派压一派”的严重事件。据说林彪副主席随乘东海舰队战舰抵达武汉平息事件。

“造反派已在抢枪”的消息传来,兵们惴惴不安地私下议论:如果自己的枪被抢时,要开枪。紧接着,上级传达了命令:“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开枪。”

部队愤怒地沉默了。“命令”是在重机厂礼堂里营长亲自传达的,五百多号官兵一阵叹息,有人发出啜泣声。礼堂外戒严的哨兵粗野地斥退了在外玩耍的小孩,怕走漏一点风声。

古往今来,军人拥有并使用最先进的兵器,民间百姓对兵器讳莫如深,私藏者即有“造反”之嫌。而现在的百姓不但打着合理的造反旗号,而且要明火执杖地去夺取军人手中武器。更让人难受的是军人们不能还击,只能说服、躲藏,实在拗不过,抢了就抢了。这是什么逻辑?这还成其为国家吗?兵们无不悲愤,窃窃私语,不得要领。九班的兵们正在谈论如何把武器藏得更牢靠而争论不休时,“紧急集合”哨声吹响了。

八连奉命出发,一口气开到昆明卷烟厂前面的公路上,要拦截水泥厂进攻机床厂的武斗队。

从西郊水泥厂远赴东北郊机床厂打进攻战,显然已违背了“文攻武

卫”的含义，“声援”变成了“武装支援”。既为造反派，无甚道理可讲，有枪便是草头王，水泥厂武斗实力属一流。四五十辆黄河牌大卡车一路轰鸣而来，无人敢阻拦。

根据营长指示，八连要在途中拦住水泥厂武斗队，至少迟滞其一些时间，让机床厂另一派武装人员回避，妇女、老人、孩子集中在家属院区，由炮连保护，七连、九连、机枪连在厂大门外设防，不许两派接触。营长带人去找机床厂的造反派做工作，让他们撤上山。他们不干，说人在厂在，誓死不当逃兵。劝说没用，营长眼睁睁看着这帮发疯的家伙将砖头、石块、石灰，镪水桶搬上厂大门里边的“理化车间”三层楼房顶上，叫嚷着要与水泥厂“老保”们决一雌雄，口气很大。

营长是一九四五年参军的老战士，真枪实弹地干过不少，见造反派我行我素一意孤行，心中冷笑：既然劝不住，可别伤了我的兵。便将部队撤到大门外三岔路口，能拦则拦，不能拦就不管了，犯不着拿士兵的生命斗气。全营已受伤住院三十几个，造反派使用的是三棱梭镖、勾链枪、大弹弓，个个气壮如牛。去你妈的——狗咬狗！

七连、九连、机枪连依令行事，将汽车横置于路中，兵们一层层扣成人墙，死死封住了大门。多么脆弱啊，赤手空拳的军人只有一颗心——血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流。别无选择，军人是什么？是工具。营长盯着机床厂后山上的稀疏树林发愣。

郝连长一阵颤栗。“隆隆”的马达声越来越近，百十号人要顶住几十车利令智昏的造反派，谈何容易。设路障已来不及，甚至让造反派停车劝说的机会都没有。他明白，劝说也是毫无意义的事，不劝说又作何解释呢？图劳归图劳，命令必须执行。只有让他们停车，才能宣传、才能说理，知道无用也得做。

“往后传，跟我上！”他向后传口令，成四路纵队站在公路边的八连战士紧紧盯着连长的举动，人人只知两个字：“服从”。

几个在前方招手让黄河牌停车的战士摆着手呼喊着，车上的造反派一路嬉笑，根本不理。车队“隆隆”驶来。

“趴下”郝连长使出“绝招”——带头趴在公路中央。全连“呼啦”一

下，趴满公路，像一片放倒的树桩。

“日你妈，找死！”

“快爬开，保皇兵！”

“开过去，把他们压成肉酱！”

司机没敢朝前开，众目睽睽下压死一个兵，都明白后果。但他们并不甘心，把车慢慢开到人跟前，踏下离合器，猛轰油门——“轰隆隆，轰隆隆”，轰得大地在震颤。

兵们的心在颤抖，毕竟是血肉之躯呵，谁不怕死？如果死在造反派的汽车轮下，值不值？造反派是毛主席的造反派，解放军是毛主席的解放军，按这个理去对照，大家还可以称兄道弟呢。无论谁打死谁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，是弟兄打架而已，连烈士都不好评。

部队是支老部队，停战十七年来，除二营参加过中缅堪界之战外，其余的没上过战场。不断的更新换代，一般连以上干部经历过实战，排长青一色从义务兵中选拔提的干，没有实战经验，这种见刀枪见血又不能介入的“制止武斗”，让人心悸、心烦。难啊！

郝连长爬起来，朝后示意部队继续趴着，他要与造反派头头交涉，指出他们主动出击的错误，退回去。

“你们谁是头头，谁是头头？请下来一下。”

车厢上的人们不屑地怪叫着：“我们没有头头，头头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，你去北京找吧——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一阵哄笑。

“你们说话注意分寸！”郝连长指着车上的人怒斥：“毛主席让你们打武斗吗？你们这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。退回去，不许再往前走，退回去！”

“你吓唬谁？小丑！”车上匪气十足的人们边骂边吐口水，很不以为然。扶着驾驶室门、手持长枪的一个家伙跳下来，朝郝连长大发雷霆：“你们不是号称‘支左’吗？告诉你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左派，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行动。你要胡搅蛮缠，我们就要采取‘革命行动’，快叫你的兵滚开！”说着推了郝连长一把。郝连长抖了下肩膀，没动。

通信员扑过去拽住那家伙持勾链枪的手，怒斥道：“你敢打人——”

那家伙握住枪杆的拳头杵在通信员肩窝里，“打你又咋啦？我打的多了，怕过谁？”

通信员双手握住枪杆，使劲一推，那家伙身体朝后晃了晃，怪叫起来：“小保皇兵，你敢动手！”便双手握枪争夺起来。八连的人们也围了上来。

车上的人一看下面斗了起来，呼呼啦啦往下跳，全都排成阵势，梭镖尖刀对着军人，在眼前、在咽喉、在胸部晃来晃去，不敢戳下却让人一阵阵心悸。他们吼叫着，说再不让路就不客气了。

郝连长拉开通信员，面对那动了粗的家伙，耐心解释：“同志，武斗是背离毛主席教导的错误行为，主动进攻更是错上加错。你们必须知错就改，悬崖勒马——”

造反派乱哄哄根本不听，一会儿功夫排成了横队，端平了兵器，唱起了自己谱写的林副主席语录歌：

需要牺牲，

要敢于牺牲，

枪一响，

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

……

梭镖、勾链枪、铁棒直抵军人的胸膛。

他们青一色头戴藤篾安全帽，帽沿上涂了底漆，上写“亡命徒”、“忠魂鬼”、“马前卒”，一副献身流血在所不辞的模样。他们的歌声是2/4进行曲节拍，踩着碎步，步步紧逼。

历史仿佛在开玩笑，从来是军人威慑百姓，现在却是百姓威慑士兵。寒光闪烁的尖刀越抵越近……

士兵们似一堵围墙，手挽着手或互相拽紧了腰带，嗓门嘶哑地喊叫着：

“要文武，不要武斗；要文武，不要武斗……”

抵近了，尖细的三棱刀尖抵住了士兵们胸部，士兵们不再依节奏摇晃，眼中露出惊悸、惶恐、愤怒。不时转眼看连长——似在问，让，不让？

郝连长、指导员，立于队形中央，不停地喊叫，要造反派头头来面

谈。他俩同样面对着凶器,显然,路是不能让的,上级没命令。

对峙了一个时辰,造反派终于沉不住气了。光天化日之下,轧死解放军,还没有这个胆量。有人沿着汽车一侧跑着传令:

“下车、全部下车,赶走保皇兵……”

车上的人往下跳,吆喝着冲向八连,三四个人揪住一个,往路边上掀,嘴里叫着:

“解放军,你们辛苦了,靠边休息吧!”

兵们被推搡到路边菜地里,扔到水沟中,然后用刀尖顶住,泥水弄了一身……

汽车缓缓开过,造反派胜利了。他们欢呼着爬上大卡车,朝显得狼狽的军人吐着口水,不干不净地骂着,“隆隆”而去……

郝连长愤怒地叹息一声,从通信兵手上拿过话筒,向营长报告了情况。营长回话说:

“过了就过了,没关系。”显得十分温柔。围着连长的兵们都有些奇怪,营长是个十分火爆的人。李晓春清楚地记得,一次行军路上营长骂陈连长的那副凶相。那是六三年夏天的事。

中午大休息后刚出发,后面传来口令:“认真检查东西。”传上来的口令马上返回:“认真检查东西。”

行军中传口令是一项基本功,要求迅速、准确。接到口令,人人都会条件反射式的按口令行事。今天的口令得到的是一片“东西在了”的反馈。当然,八连通信员往后去向营部报告的依然是“八连东西在了”。

一会儿,又传上来口令:“八连认真检查东西”。

陈连长一听就惊了,感到不妙,随即发出:

“各班、排、个人认真检查东西”的口令。

很快,“东西在了”的报告声传上来。连长不放心,离开行进序列,立于路边——审视队伍,都说东西在了,竟没看出名堂,只好让通信员再去报告营部。

又走了一段路,营长骑着高头大马追上来了,马后跟着背冲锋枪的通信员。营长怒发冲冠地勒住马,骂:

“陈宪来,你妈的匹,你还要不要脑袋!

陈连长一下懵了,急忙停下,出列着立正姿势挨骂,因为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,只知道出事儿了。

“战士粗心,你也粗心吗?……”营长不停地怒斥,当着士兵的面毫不留情地责骂。

这时,带点嗔气的八班副看见营长的通信员背着的冲锋枪是自己的,才想起离开老乡家时忘了取,而且传几次口令都想不起自己枪丢了。纯属脑袋出了故障,“骑着马找马”的典型故障。他一喜,嗔声着去讨枪:

“嘻嘻,枪是我的”。

“你死了半截——”营长马鞭一指,又臭骂八班副一顿。全连人大气不敢出,目睹着营长一个威风。这事使李晓春记忆犹新,永远铭刻下营长严厉得像个军阀的印记。这时对营长的温柔起了疑心。

全连集合完毕,郝连长讲话,说马上返回机床厂归营建制,要大家有思想准备,天快黑了,夜间制止武斗要特别小心,尽量以班为单位活动,不要单个行动,要相互关照,安全第一。

登车时,副指导员艾青专门走过来对李晓春交代,多长个心眼,这班水泥厂武斗队的人中当心碰上那个黎劲松。

车上,兵们一言不发,显然是厌倦了这种没完没了又险象环生,到头来图劳无功的制止武斗。有人说不如开荒种地痛快,我们栽下的秧苗该收割了吧。有人说不如去越南战场上和美国佬拼一拼,死也死出个样子,受这种窝囊气要折寿。七班长是三排党小组长,发话道:

“少发牢骚,‘牢骚太盛防肠断,风物长宜放眼量’”。这毛主席诗词也用的真活,大家便不吱声了。

四辆“嘎斯 63”车从死神中收拢八连又将八连往死亡阴影里送去。

黑龙潭是昆明著名风景区之一。小山凹中一泓清池荫掩在树丛庇荫中,山寺曲径通幽、鸟语啁啾声声入耳。从前游人不断,如今没人敢来光顾了,因为它毗邻机床厂,机床厂是武斗大户。

大马路擦过重机厂,往东延伸分叉处是个小建安公司,因文革的关系叫“红建”。直走是机床厂,右拐弯是去黑龙潭。所谓北郊片,便是以这几个单位为主,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机床厂。机床厂有职工数千名,机

床产品是云南仅有的几家出口产品之一。

马路向内延伸,机床厂大门口很巍峨地扎了彩门,黑体字对联雄浑有力:

右联:早已森严壁垒

左联:更加众志成城

横批:文攻武卫

大门里左侧是理化车间,生产车间一排儿,右侧是生活区,子弟学校在路尽头靠山脚。总之,机床厂从哪方面讲都可称老大。

厂里早已分成了两派,而且势均力敌,解放军进驻后依然不断摩擦,群众没一天安身日子。现在其中一派不知什么原因竟迎来了来自西郊派友的增援。解放军对谁都进行劝解,可惜一点作用也不起。当黄河牌车队抵达、在三岔路口受阻时,车队一线停了下来,直排到重机厂那边。

八连的车子随后赶到,停进了重机厂,人员下车后抄小路越过造反派,赶到岔路口时,营长说:你们连在一线吧,七连、九连已经手挽手堵在路上,几辆“嘎斯 63”车横搁在中间,与人相偎,堵得马路水泄不通,八连到来,“人墙”又增厚了几层。

天完全黑下来了,公路旁有几盏锅盖形的路灯亮着,使马路黄橙橙一片。造反派们全都站立在车上,只跳下几个用弹弓打路灯灯泡。在“泼、泼”声中,路灯相继熄灭。营长走过去制止:为什么打灯泡,国家财产嘛!

打灯泡的人根本不理,继续打坏了所有路灯,然后启动车子,向“人墙”慢慢逼进。

黑暗中,营长让营部号班长吹起军号。各连的号兵也连连吹起军号,意在造成一阵声势,告诉造反派部队人多,不要进攻。

造反派根本不理,车子直冲人墙。徒手的军人在呼喊声中毫无作用地被车子挤开,隔成了两边,最终露出了包围在人群中的“嘎斯 63”。造反派们跳下车,打碎玻璃钻进“嘎斯 63”驾驶室,欲将车子推到水沟下。

部队骚动起来,围上去保护自己的车,于是双方撕扯起来。八连司

号员鲁贵爬上车门,制止对方拨动方向盘,被一个造反派拔出匕首朝鲁贵手掌上刺了一刀,叫着掉下来。兵们听见叫声,知道对方行凶,忍不住扑上去撕扯着叫喊要抓凶手,造反派们哪里肯依,挥动兵器乱打,徒手军人连连受伤……

这时号声响了,是营长让吹的停止行动号:既然进攻一方不听劝阻,没必要阻拦了,全营受伤人数已达三十二人。部队散开后,造反派们将军车一辆辆推进路边水沟里,通道打开,糟骂着长驱直入,进了机床厂。

月光照得大地一片死灰,部队情绪沮丧地闪在路两边,待造反派进入后,开始救护自己受伤的人,从沟里推出车来,把伤员往陆军总医院送。

大彩门里边传来厮杀声,进攻方在理化楼遭到了打击……过一个时辰,进攻方抬着受伤者出来了,显然他们遭到了重创,一个个垂头丧气却又对军人们横眉冷对。气氛很紧张。

军人们有一种解恨的报复心理。但都明白此时不宜讲话,对战败者讲话只会引火烧身。偏偏四川兵刘小宝嘴痒痒,嘀咕道:

“不让进去偏要进,挨打了吧,舒服了吧!”

杀红了眼的造反派像被捅了蚂蜂窝似的“嗡嗡”嚷进来,顿时迁怒于刘小宝,涌上来揪住刘小宝,脚踢手打起来。班长牛长生猛喝一声:“快上,救出刘小宝!”

九班、八班、七班全都挤了进来,拽住刘小宝。造反派也拽住刘小宝。双方像“拔河”一样各朝一边扯,刘小宝被扯断了腰带扣,衣裳撕成碎片。李晓春拳击姿势夹紧双臂,用身体去撞对方揪住刘小宝的手,对方挥拳打来,狠狠挨了几拳,口鼻流血,视线被疼痛的泪水模糊了。

任何情况下不许自己人被抢走,这是铁定原则。九班被困在核心中。造反派疯了似的开始下毒手了。他们挥棍乱打,挨打的兵惊叫着,悲愤地惨叫着,没有人敢还手。惨哪!

混乱中,果然黎劲松看清了在揉泪眼的李晓春,咬牙切齿地扑过来,一棒打在李晓春肩头上,李晓春顿时痛得蹲了下去。黎劲松再打时,八班的战士过来保护,陶为民叉腰站在前面,挡住李晓春,朝造反派

怒吼：

“住手，谁再打老子拼了！”

这平时不吭声不作响但性格火爆的民族战士吼叫声凄厉，已充满杀气。他抓过一根铁棒“呼呼”舞动，要拼命了。排长吴班成怕他动粗，招来更大麻烦，扑进去制止他，谁知还是晚了。

因为黎劲松并不想放过李晓春，挥着棍打过来时，陶为民横握着棍左挡右拦，保护着李晓春。这时有造反派躲在暗中放了一弹弓，拳头大的鹅卵石飞来，正好击中了陶为民的头顶，陶为民“呀”一声，脑袋鲜血飞溅，扑倒在地上。

所有人都惊住了——

吴班成抱起陶为民千呼万唤，陶为民已经断气了。排长大喊：“陶为民——陶为民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”

陶为民死了，永远不会再醒了。

吴班成横抱着陶为民，流着泪朝造反派的刀尖走过去，后面跟着光着身子、歪戴帽子的刘小宝和一群战士，李晓春挣扎着直起腰来，跟着走。大家手挽着手，围成一圈，迎着造反派的刀尖走过去。

这时，月空星光灿烂，北斗星眨眼频烁。

机枪班长竟唱起了歌：“抬头望见北斗星，心中想念毛泽东，想念毛泽东……”大家都唱了，唱得很凄楚悲壮……

造反派终于清醒过来了，知道杀害了解放军，惹下了大麻烦，害怕了，后退了，有头目吆喝一声，收了枪朝黄河牌车那边跑去了。柴油大卡车轰鸣着远去，留下一阵黑烟。

排长抱着陶为民久久不肯放下。部队一阵泣缀之声：有冤无处伸，有苦无处诉呵！

连部(学校教室)里桌上搁着陶为民的遗体。全连战士无论干部如何动员都不肯吃饭，兵们情绪坏透了。不知从哪里传来个更惊人的消息：兄弟部队在滇南遭造反派伏击，牺牲三十名战士，还牺牲一位营长。一九六七年八月建军节是个沉默悲伤的日子，能不悲伤吗？军人的命尚可草菅，何况百姓乎！

李晓春痛不欲生，拒绝去医院治伤。他让卫生员用纱布缠了手臂，不吃不喝地盯着陶为民的遗体。他从陶为民入伍那天想起，到反省自己一直看不起这个本事不大、毛病不少的战士。痛责自己盲目骄傲自满，闹不团结，没把感情溶入到生死相依的战友情愫中。自己是个副班长，替别人背个背包也斤斤计较，可他……陶为民却为保护自己献出了生命……可耻啊，李晓春。

在部队，自“文革”以来，初中生以上的小知识分子隐隐约约还有一个别号：小吃屎分子。一般认为，小知识分子更需要改造和锻炼，尤其要劳动锻炼。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偏见。而小知识分子本身，也因劳动、吃苦常常不及别的战友而暗暗自卑。李晓春来自农村，又念过初中，能干活吃苦也能干重活，问题出在他对事物较敏感兼有一些长处，内心更喜欢接触层次高的同志，有意无意地冷落了一些人，当然要得罪一些人。

他讨厌陶为民，认为他不明事理，心里横着一根扁担似地胡搅蛮缠，开始想帮助他的真诚在碰了几次硬钉子之后，害怕了，退缩了，敬鬼神而远之吧。“八哥事件”后陶为民调去了八班，愈发疏远了；有几次碰上，主动向他打招呼，陶为民只哼哼鼻子，像你做了多少亏心事一样。李晓春嘴上不计较，心中老大瞧不起，明年三月大家都退伍了，各自东西，谁又朝谁家门那方尿尿呢？不理就不理罢，逮。

陶为民的死，深深震撼了李晓春，痛切反省自己，遣责自己，将一切过节的责任承揽了起来，决心痛改前非。他不单对陶为民，连与方玉庭的长期矛盾也归咎自己。今天一大早连长让人抬来一块水泥板，说要给陶为民立碑，让李晓春书写碑文。当他拿来笔墨，写下“陶为民烈士之墓”几个凝重的隶体字时，他哭了，班里的战友们都啜泣而立，方玉庭骂：

“李晓春，陶为民的死你有份。说难听了，是你害死他的！”

李晓春是跪在地上写字的，他没有回嘴，仿佛是认过地沉默着，任泪水滴在水泥碑上。

他仿佛懂事了，认过了，能有什么话说呢？陶为民之死确实与自己有关。他默然道：陶为民，我老李对你不起。你安息吧，我每年这几天

都会想起你……

突然传来一阵阵嘈杂人声,有人大叫:造反派来了!

造反派真的来了。他们来了成百上千人,突然从田野中窜出来,闯过岗哨,翻墙逾窗,冲进了八连驻地的房间。他们一来就大声喊叫声明:要向解放军借枪!

形势发展像潮起一样迅猛,二十天前八连奉命驱车去追一辆地方车,因为发现那辆车上有人手持小口径步枪,没有截住枪。但从武斗急剧升级,从拳脚相交、棍棒有加到刀叉林立再过渡到动枪炮,武斗可以称为“战争”了,但不叫战争,还叫“武斗”,扯鸡巴淡!

今天突如其来的造反派要抢枪,八连猝不及防乱了套,连长指导员的住房遭围困,只能各自为阵了。当李晓春扔下笔奔回宿舍时,二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挤满了人,他进不去。就看准一个老百姓正拿在手上乐呵的枪一把夺过来说:“是我的枪,还给我!”造反派一惊,转身回来夺,一来二去,扭成一团。

李晓春力量大,那家伙抢不过他,很尴尬地怔了片刻,去拍自己人的背邀约了几个人来对付李晓春。

李晓春持枪朝教学楼上跑,混进了七连的人堆里。七连日子也不好过,小楼被围得水泄不通。七连二排长高大的身影挡在楼梯口,李晓春大叫一声:二排长,接着枪!然后朝造反派后脑勺上方抛枪过去,二排长接住了。他与二排长很熟,凡以营为单位打球,他俩就成了和尚庙的鼓槌——一对儿。

造反派追上来时,李晓春回头笑起来了,小孩似地拍拍手:没了。造反派也笑着骂:你妈的小气鬼。

造反派蜂拥而上被二排长挡住,簇拥在楼梯口,僵持住了。到来了更多的造反派时,人们从水管上,砖柱上往二、三楼攀爬,像蝗虫。寡众悬殊,造反派已进了楼上房间,抢到手不少武器。有几个从三楼上抱出一门六〇炮,喜笑颜开地往下挤,被二排长拦住不让,争抢小炮中,炮身与炮盘卡扣张开脱离,二排长握住了炮筒不放,挤来攘去,好不热闹。一个家伙抠住炮盘槽边,扑扇般地砸向二排长腰部。二排长倒下了。一条魁伟的汉子身受摧残,倒下了,他名叫林祥国。

李晓春敛住了笑,暴怒起来。他使出铁爪左右开弓,将造反派一个个拽开,去救护林排长……

到中午时分,造反派大获全胜,抢走了三营60%的武器,而三营受重伤者四人,轻伤四十余人。这就是部队“向造反派发枪”真相。造反派也很扫兴:大部分枪支少通条缺枪机,最缺的是撞针。少撞针的枪打不响,据说造反派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去自制撞针。对于时下的工人阶级来说:有机械制造设备,自制撞针并不难,连“土坦克”也能造。后来的武斗中依靠“土坦克”攻陷不少要塞,比如黄土坡——

人间有个难解的现象:大凡出殡总会遇雨。为陶为民出殡那天,是个阴雨日子。北郊上空灰蒙蒙一片,像老天爷紧锁的眉头。

战友们为陶为民简单换洗一番,给他的新军装缀上崭新的帽徽领章,三点位置特别红,绿军装特别绿,而人的脸很黑,人们七脚八手将死者装入棺木,指导员让全连脱帽围着遗体转了一圈,然后念悼词。

同志们、战友们:

陶为民同志离开我们走了。他的死,使我们悲痛,也使我们自豪,因为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,陶为民同志和全体战士一样,紧紧团结在连党支部周围,做到了心往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想,血往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流。陶为民同志是毛主席的好战士,是献身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民战士。

陶为民同志一九四五年六月出生在云南省×××县一个贫苦的家庭,是共产党、毛主席使他过上了幸福生活。一九六四年三月入伍以来,工作积极,能吃苦耐劳,曾两年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,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执行公务中不幸以身殉职。经团党委批准,授予陶为民同志烈士称号,并追认为共青团员。

同志们,陶为民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,他的死重于泰山。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,继承烈士的遗志,继续为执行、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奋斗!

革命烈士永垂不朽!

安息吧，陶为民！

指导员念完悼词，连长挥手让战士合拢棺盖，钉上板钉，装车时，战士们争着去抬棺木。混乱中，不知是谁喊了声：屈死啊，陶为民。一下使人群炸了营。

是谁规定的这鸡巴政策？讲理不讲？当兵的不是人吗？

为陶为民报仇！有人喊！

走，找凶手去？砸了××厂这帮杂种，枪毙那凶手！走啊，有种的走！

队伍一下散开了。

已上了车的三排战士纷纷往车下跳，奔回宿舍去找武器。不大一会儿，全连已带上了三四十条枪，在吆喝着动员驾驶员发动汽车。

这是个意外情况，连长、指导员紧急碰头后跳上汽车。指导员大声喊：同志们，听我说，听我说——

不要听，你们干部就会压压压，早压爆啦。你们害怕，不要出面，我们自己去，出了事战士负责，走！

战士们纷纷爬上汽车。

郝连长吼了起来：立正——面向我，成连横队集合！

随着立正口令，加上战士们以为连长要带头干了，又纷纷下车列队，昂奋地准备真干它一次。

入昆以来，战士们所遭受的委屈、谩骂、嘲弄实在太多了，被骂了只能陪笑脸，被打了只能躲开，这就是解放军吗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吗？是毛主席的战士吗？到底谁在捣鬼？谁在挑动武斗？为什么什么脏水都朝解放军脑袋上泼？什么鸟人都可以拿解放军撒气？造反派是什么东西？凭什么盛气凌人？打伤了、打死了一股劲地忍着，还说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。咱也是七尺男儿，没死在战场上，却死在这不明不白的地方，能不憋气吗？如今死了人，忍无可忍了。憋足了气的兵们像个火药桶，一点就爆，大家肃立着等待连长的“出发”口令。

连长苦笑着朝刚才叫得最响的战士喊：

“向俊明，你怕不怕死？”

“不怕！”向俊明响亮回答。